

梅婷与中年女演员打开困境的正确方式

崔辰

女演员有两种，一种有如同飞鸟般的灵气和美丽，一种有沉着淡定的稳定演技。而这两种特质，梅婷兼而有之。

网剧《回来的女儿》开播没多久，“梅婷终于拿到了安嘉和的剧本”被网友玩成热梗，20年前的代表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返今天的影视现场。一转身，她又出现在《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中，在剧中表现出来的新能量亦令观众耳目一新。

作为一个出道近30年的演员，一直能成为影视剧的女主角，并不容易，背后有更多的坚持和能力所在。与此同时，步入中年之后的她，似乎也面临着许多同龄女演员共同的困境：下一个代表作还有多久才会出现？

初印象：
那些美丽脆弱、惹人怜爱的女性形象

1994年，19岁的梅婷已成为南京军区歌舞团正排级干部，此时她的专业技能是舞蹈，但梅婷认为一直跳舞不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开始考虑职业转型。

这一年她远赴俄罗斯，成为12集儿童剧《血色童心》的女主角楚楚。那时的她，就像女主角的名字，楚楚动人，看起来还有些青涩，她的形象以及和陆毅的对手戏，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血色童心》拍摄时正值俄罗斯最冷的季节，零下40多度的严寒，连摄影机都停工了，梅婷身上的鸡皮疙瘩像火柴头一样鼓起来，每拍完一个镜头，工作人员就用烧酒给她擦拭身体，就这样用半年时间才完成了所有的拍摄。但经过了这一特别艰难的拍摄时期，梅婷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表演，她决定将此作为一生的选择，从部队退役，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

但她的人生道路在两年后又发生了些微转向：1998年，梅婷人生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红色恋人》上映，在这部影片中，她和张国荣扮演男女主角——一对假扮夫妻的共产党人。幕后的故事是，根据当时的校规，在校生不能外出拍戏。作为著名的“中戏96级”中的一员，梅婷选择了退学，从此开始了自己不受羁绊、自由自在地在影视圈闯荡的道路，短期内陆续出演多部电视剧：《新霍元甲》中的农静秋，《让爱重来》中的雷媛媛，《海洋馆的约会》中的右雨，《心网》中的白富美卓林，《绿萝花》中的伊蕊，《别无选择》中的莎朗，《香樟树》中的小杉。

这些角色较为多元化，梅婷在对不同性格角色的把握和演绎中，演技也得以成长。不过她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是

美丽脆弱、激发观众怜爱的角色。和其他女演员相比，梅婷的美是特别的，很有辨识度。她的脸型立体感强，眼睛大而微凸，眼神有灵气，形象轻盈舒展，符合观众心目中美好纯粹的女性形象特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女主角梅湘兰就是她初出道1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角色。在这部较早涉及家庭暴力题材的电视剧中，冯远征扮演的丈夫安嘉和与梅婷扮演的妻子梅湘兰形成了一对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形象。梅湘兰是一个被损害且时时处于危险中的女人，在情节的设定上，两个人物都被典型化及夸张化，梅婷在剧中有大量戏剧化的表演，这些戏剧化的表演不仅是面部表情的表现，还有大量肢体语言的参与，比如在安嘉和的暴力下，梅湘兰柔弱的身体常常如同一株经历了狂风骤雨的树苗，脆弱地倒下。梅婷长年练习舞蹈的基本功在此刻发挥出来，她从表情到肢体语言，都充分演绎出女主角的柔弱和被迫害的惨烈。

《父母爱情》：
她为角色赋予了和岁月、环境都融为一体的状态

孔笙导演的44集电视剧《父母爱情》是梅婷演员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她能够从容地演好这个军人妻子的角色，其实和她的成长经历相关：梅婷的父亲是军人，打小她就在部队大院长大，加上数年在军区歌舞团工作的经历，剧中的部队大院，对于作为军人后代的梅婷来说，正是她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她演安杰，某种程度上就是演绎她父母那一辈的生活，她可以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地把安杰这个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大小姐充分地演绎出来。郭涛扮演的军官丈夫从小在农村长大，家庭环境和安杰的性格、品位、生活状态都相差极大。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同的是，作为妻子，安杰得到的是丈夫持久、健康稳定的爱。

在这部作品中，从双手不沾阳春水的少女，到嫁作人妇和军营生活格格不入的少妇，再到坦然自在和丈夫孩子们在偏远小岛过着简单生活洗尽铅华熬白头发的军队干部家属，梅婷演出了安杰作为一个随军家属，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少女时期的妩媚，结婚后的各种磨合和不适应，成为母亲后的坚韧和包容，以及和性格迥异的丈夫度过漫长一生后的满足和幸福。梅婷赋予安杰这个角色的是她能够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女人经历不同阶段后逐渐走向丰沛、圆满、融合的自然状态。梅婷一个人扮演了安杰所有年龄阶段，跨度半个多



世纪，状态极为自然，将故事娓娓道来又没有明显的表演痕迹。

梅婷凭借《父母爱情》获得第三十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获奖的时候梅婷说“感谢生活给我带来的一切。我知道得有正能量，也得有运气，才能得到这个奖。”这一年她也因为出演娄烨导演的电影《推拿》获得第十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奖。

未来：
还有很多个“梅婷”期待着打开事业的新格局

在悬疑剧《回来的女儿》中，梅婷扮演女主角廖穗芳，这是一个国产剧中不多见的女性形象：一个心怀秘密，在丈夫和情人之间徘徊的美丽中年女人。丈夫用共同犯罪的秘密捆绑她，让她不敢轻易离开，而情人用共同的孩子的未来引诱她，希望她脱离家庭。在这两种张力之间，廖

穗芳的真实人生，变得游离而虚幻。这个角色很复杂，在一个慢节奏的小镇生活，她戴着面具生活，同时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离开家庭，和情人远走。而此时一个自称是她失踪女儿的女孩一步步地揭开了她家庭和生活的面具。

梅婷演出了廖穗芳这个角色的“隐忍”和内心的黑洞。很多观众评价梅婷在剧中演绎出来的强大气场，甚至有些像20多年前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给观众带来的压力。而这种气场更多表现为一种安静的张力，她在很多场景几乎都没有台词，而是用眼神来表达一切。有一场戏，她和张子枫扮演的女儿躺在床上，她背对着女儿，镜头拉开，廖穗芳在黑夜里睁大着仿佛黑洞一样的大眼睛，而她身后的女儿也完全没有睡意，“母女”俩表面亲近，但实际剑拔弩张，处在一种互相观察和试探的状态中。另一场戏，是廖穗芳对自己下手，用刀斩断连着血肉的指甲盖，梅婷把廖穗芳为了避险，以血肉之躯淡定沉着地承受痛楚的瞬间表现了出来。梅婷演出了

▲在悬疑剧《回来的女儿》中，梅婷扮演女主角廖穗芳。作为一个国产剧中不多见的女性形象，梅婷演出了廖穗芳这个角色的“隐忍”和内心的黑洞。图为《回来的女儿》剧照

▼《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是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电视剧，梅婷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心童，略回归到《香樟树》中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又完全不同。图为《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剧照



廖穗芳的困境以及她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让人看到今天的她完全可以担任在剧中“黑化”的人物形象。

紧接着《回来的女儿》播出的《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是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电视剧，梅婷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心童，和廖穗芳有着巨大的反差，略回归到《香樟树》中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又完全不同。心童面对的是现实的各种压力：作为家庭主妇，她要帮助丈夫处理事业危机；面对丈夫前女友在身边出现的困扰，家庭中老人养老和孩子成长的各种琐碎复杂问题，她竭力保持淡定努力权衡和斡旋，但也不免焦虑。有一场戏是心童当着丈夫的面脱下外衣，指着身上的伤疤逼问丈夫：“你早就不爱我了，你对我只有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之后撕心裂肺地喊出“离婚，我们离婚吧，不要再装了！苟延残喘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幕真实震撼，让观众难以忘记。

事实上，类似梅婷这般年纪、状态的女演员，多数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能重复也不便重复过去，那选择什么样的

剧本以及如何定位属于自己的角色，才能打开事业的新格局？类似《回来的女儿》中的定位，颇为适合演员自身个性和特征的发挥，但惜乎剧本后期的发展局限，并未让她的长项发挥到极致。而《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中，她有精彩的瞬间表演，但整体上因为剧的节奏较慢，也缺乏持续的表现力。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剧本创作的形象谱系中，缺乏有个性又有张力的中年女性形象，女演员们主要的角色定位就是妈妈或妻子，相对而言，中年男演员比中年女演员有更多适合他们个性和表演张力发挥的剧本。这个局面的改变，需要整体创作生态的调整、影视剧类型的多元发展的进一步拓展，而类似梅婷这样有实力又有才华的女演员，她们本身的力量聚集起来，也可积极推动创作环境的改变，以寻求到更适合她们才华发挥的影视剧角色。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海外影视

是枝裕和新作：“这不是被时代淘汰的旧人旧事”

盖晓星



《舞伎家的料理人》剧照

以《海街日记》的“小清新”和《小偷家族》的“另类感”蜚声国际影坛的是枝裕和，最近执导了一部改编自同名漫画（作者为小山爱子）的九集电视连续剧《舞伎家的料理人》，讲述两个青森县出身的女孩从高中退学，来到京都的花街（艺伎区）拜师学艺，从天赋、悟性、认知和对职业的爱等多个角度，展示了一幅幅唯美的青春画卷。

季代（森七菜饰）和小董（山口夏希饰）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她们初中毕业时参加学校的毕业旅行，在京都对舞伎一见钟情。小董不顾经营家庭医院的父亲把自己当作医生接班人的期望，立志和季代一起成为舞伎，继而成长为真正的艺伎。然而，当两个人满怀憧憬地在京都开始学徒生活之后却发现，和其他艺术行业一样，成为舞伎也需要天赋。而季代在舞蹈课上怎么也跟不上节拍，很快便被师傅宣告“停课”。幸好因为他们舞伎馆的伙食阿姨因病休息，季代自告奋勇地担任起伙食工作才避免了回老家的命运。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巧妙的情节设计，是枝裕和把有着300年历史的舞伎/艺伎和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料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看看在镜头的凝视中隆重登场的料理：有“亲子丼（鸡肉鸡蛋盖浇饭）”“炸鸡块”“布丁面包”“奶油汤”“乌冬面”“小口三明治”等等。是的，料理在这部剧里亦是光明正大的主角角色。

季代对料理的记忆来自相依为命的奶奶，她用心地尝试、学习，为舞伎馆里同样家人的“女掌柜”（松坂庆子饰）、“妈妈”（常盘贵子饰）和姐妹们做出一道道美味的家常料理。她做的每一道菜不仅色香味俱全，还有声音，有生命。她起早贪黑，把厨房收拾得如同自己的天堂。她会对锅里的昆布和小鱼说“早上好”，对晒在阳台上的梅子说

“你们要忍耐三天，我会保护你们的”。在他人眼里仅仅是蔬菜的物种，在她眼里要么是“老乡”，要么是“美人”。当小董的才能被夸为百年一遇，并提前结束学徒生活正式成为炫目无比的舞伎时，她亦发自内心地为她雀跃。季代无怨无悔、心无旁骛地做着一日三餐，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女掌柜”吃她做的菜，说那个味道让她回忆起过去的很多事情，并央求说：“如果再多吃一口，还会想起更多”。她的料理不仅仅是果腹的食物，更和“舞伎”的技艺一样，是“美”是“爱”是“奉献”，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舞伎”是尚未出师的“艺伎”，也可以说是“艺伎”的前身。初中毕业的十五六岁少女住进个体经营的家族式舞伎馆，经过大约一年的严格训练，成为“舞伎”，开始出入高级宴席，表演曲艺歌舞。之后不断磨练技艺、精益求精最终成长为“艺伎”，就可以独当一面。这个职业起源于300年前的江户时代，起初在茶屋为香客和旅人提供茶水、酒食的少女，开始模仿歌舞伎，表演三味线和传统舞蹈为客人助兴，发展为延至今日的“舞伎”和“艺伎”。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年轻貌美的艺伎一脸粉黛，浓妆淡抹，迷倒无数风流人物。当你走进她们的世界就会发现，真正的艺伎不一定貌美惊人，却一定风情万种；不一定身材窈窕，却一定能歌善舞。尽管她们平日里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一旦到了客人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的要求，处处体现高贵和稳重、委婉和矜持，让人几乎看不到她们的喜怒哀乐，唯一的使命就是展现美。

可以说，她们集日本的传统工艺之精华于一身，其装扮和举止都是美的缩影，被称为“行走的艺术品”。因此连年被京都市评选为行业第一名的艺伎百子（桥本爱饰）对季代说，“或许你才是



我的对手呢”。对于百子来说，“一曲舞，练上百遍上万遍，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些枫叶和月亮，以及坐上那艘船来看我跳舞的人也是，不会再次共享同一个瞬间，这就是一期一会”。同样，季代认为相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气温、环境下它的味道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看似每天都在重复的烹饪，对她来说每次都是崭新的。开工之前她会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舞蹈之美和料理之美都需要知音，同样为了懂得它的人而存在。百子认为“艺伎”是她的天职，为此她拒绝了恋人的求婚，并

对小董说：“不是只有人才能成为恋爱的对象。先爱自己的技艺，等这段恋情结束之后再去爱别人也不算迟”。

这让我想起电影《梅兰芳》里的一句台词：“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艺伎行业不允许结婚的理由便是会影响舞蹈的表现力，可想而知，婚姻是世俗生活，而艺术要表现的则是空灵与超越。反而言之，心中无爱的人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百子不是因为“不爱”才离开恋人，而是因为她对“艺”的爱超越了对男友的爱。剧中展示了一段名为“黑发”的传统舞蹈，描绘的

是见不到魂牵梦萦的恋人，在思念中独自成眠越发孤单的女人心。料亭的“女掌柜”说这个舞很考验舞者的功力，太过于表现男人的话，舞的格局就会变小。要表现出看不见的东西才行，分寸把握需恰到好处。试想，如果心中没有爱而不得的孤寂怎么能够把这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得炉火纯青？百子如此，小董（成为舞伎后的艺名叫“百花”）亦然。她们对“艺”爱得越深，离现实中的爱就越远，导演别具匠心地把那种欲说还休的恋爱情绪传达了出来。

对世俗生活的舍弃不仅表现在恋爱

方面，生活在类似模拟家庭的舞伎馆（置屋），她们深居简出，禁止使用手机和网络。一般情况下她们和外界的连接只有三位数的内线号码，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花街这个共同体之内。对普通人来说她们是高不可攀的存在，真正的舞伎是很难一睹芳容的。剧中有一个镜头展示了挂在舞伎馆里的“祇园艺、舞伎的誓言”，即她们的行为规范。条文如下：我们要将“善”和“美”牢记在心，待人接物温和亲切；我们要以祇园的传统为骄傲，致力于自己的内心修养，努力掌握技艺；我们要洁身自好，切勿破坏良风民俗；我们要意识到京都的国际地位，不断吸收新知识拓宽视野；我们要创造良好的风气，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当然舞伎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传统行业，她们需要和服着装师、化妆师、发型师等，剧中也有介绍这些职业的镜头。有的职业是世代相传，有的职业是经过几番挫折逐渐摸索出来的。但无论哪一种职业，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匠心”。尤其是季代的料理，她对食物有着非同一般的虔诚。无论选材还是调味，她都要结合食用者的身体状况或者心情。当对方对她提供的料理表示满足或赞赏时，她都会露出几乎能让她的所有疲倦和不快都烟消云散的纯真笑容。她的劳动没有利益也没有宏大理想，但是却饱含着那么无私的爱。

在导演的镜头中，曼妙舞姿被拍得浓墨重彩，粗茶淡饭被拍得岁月静好，传统文化在现代背景下美得毫不突兀。是枝裕和说：“这不是被时代淘汰的旧人旧事，也许会为我们在新冠以后探索新生活带来启发”。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魅力的一个不错的借鉴。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明治大学兼职讲师）